

## · 学术论坛 ·

# 对银屑病中医病因病机的思索

范瑛 宋坪

**【摘要】** 通过临床观察实践,古今中医医家对银屑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本文整理中医古代典籍及现代文献,重新梳理各代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论述。从古代中医学风寒湿论到火热论,再到近现代建立血热、血燥、血瘀三大证型,以及近年学者根据银屑病的发病时间、皮损表现、伴随症状等,以新的视角对银屑病病因病机进行了探索,提出的从“玄府”论治、从“毒”论治、从“虚”论治等新观点,为银屑病的临床中医辨证施治提供了丰富的思路。

**【关键词】** 银屑病; 病因病机; 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 R758.6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2.09.012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临床治疗棘手的皮肤病。本病缠绵难愈,对患者的健康及情绪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虽然目前对该病的研究颇多,但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因此,西医学依然以局部对症治疗及物理治疗为主,近年虽有生物制剂问世,但是未能广泛用于临床。因此,寻找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追古溯源,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皮肤病学对于银屑病的病因病机早有认识,而近现代众多中医名家又提出了新的观点。本文以历代中医对银屑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演变为线索,整理文献、归纳各家思想,以期指导临床应用。

## 1 古代中医对银屑病病机的认识演变

在中医古代文献记载中,银屑病又被称为“白疔”、“干癣”、“松皮癣”、“蛇虱”、“白壳疮”等。虽然病名各不相同,但其病机均被归为风、湿、热、燥、毒等范畴。对于本病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隋唐时期多突出“风”、“湿”、“虫”等外在因素,明清时期则强调人体内在的脏腑功能变化,指出银屑病的发病是由内因、外因共同作用导致。

最早对本病的认识来自隋朝的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干癣候》。该部著作中将本病称为“干癣”,描述其皮损“但有匡郭,皮枯索痒,搔之白屑出是也”;同时认为“干癣”的发生是感受风寒湿邪气,导致局部气血不和所致。宋代《圣济总录》基本沿用了此种说法。

金元时期重视火邪致病,银屑病的火热论渐趋发展,元

《卫生宝鉴》提出“肺毒热邪,……则生疮癣”。

明清时期出现了“白疔”病名,在大多外科专著中对本病的临床表现、病因病机以及选方用药都做了详细记载。这一时期大多数医家思想以血热血燥学说为主,如明代《外科正宗》记载本病“总皆血燥风毒客于脾肺二经”;清代《外科证治全书》提出本病是由于“岁金太过,至深秋燥金用事”导致,且好发于“血虚体瘦之人”;《洞天奥旨》记载“白壳疮,生于两手臂居多,或有生于身上者,亦顽癣之类也”;《医宗金鉴》载有“松皮癣,状如苍松之皮,红白斑点相连,时时作痒”,提出“固由风邪客皮肤,亦有血燥难荣外”。

由此看出,中医古代文献虽然对于银屑病的命名各异,但临床表现的描述颇为形象。其病因病机也由隋唐的风寒湿邪客于肌肤,到金元时期的火热论,逐步演变至明清时期的血热血燥论,为近现代中医对银屑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

## 2 现代医家对银屑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 2.1 血热立论

至近代,通过大量临床观察实践,赵炳南、朱仁康、张作舟等名老中医提出“血热”是银屑病的核心病因病机,并据此开展本病的治疗,采取清热凉血解毒之法。

赵炳南老中医认为血热的形成,或因七情内伤,久则化火,导致热伏营血;或因过食腥发之物,导致脾胃失调,郁久化热;或因外邪客于皮肤,内外相合而发病<sup>[1-2]</sup>。

朱仁康老中医认为,“血分有热”实际是由热在气分,郁久化毒,波及营血而成,与温病的“热入营血”不同。若患者素体血热,或复感风热之邪,或过食腥发之物,或七情内伤化火,导致疏泄不通,透发不畅,两阳相合,燔灼血液,拂郁肌肤,发为白疔<sup>[3]</sup>。

张作舟老中医认为,银屑病是由于风、寒、湿、热邪客于腠理,郁而化热,毒热闭塞经络,导致肌肤气血运行不畅。因此,银屑病患者的皮损表现为鳞屑性丘疹或红斑。若病情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973758)

作者单位:100053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国际医疗部  
[范瑛(硕士研究生)、宋坪]

作者简介:范瑛(1987-),女,2006级七年制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医皮肤病学。E-mail: fanying19871122@126.com

通讯作者:宋坪(1971-),女,博士,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皮肤病学。E-mail: songping@medmail.com.cn

文献标引:

范瑛,宋坪.对银屑病中医病因病机的思索[J].环球中医药,2012,5(9):681-683.

反复,则营血亏虚,导致气血凝滞以及经络不通<sup>[4]</sup>。

金起凤<sup>[5]</sup>老中医认为,患者素体血热炽盛,或复感六淫之邪,或情志所伤,或过食腥发厚味,导致郁积化火酿毒,壅滞肌肤而发为本病。

庄国康教授指出,银屑病患者多为素体热盛的青壮年,复因外感、饮食不节、精神压力等,以致血热炽盛化毒,壅滞于肌肤而发病。热邪侵袭脉络,导致红斑、丘疹;热盛生风,肌肤失养,故鳞屑迭起;热盛灼津,故鳞屑干燥易脱<sup>[6]</sup>。

## 2.2 血燥立论

血分热毒炽盛,营血亏耗,生风生燥,肌肤失养。因此,银屑病“血燥”理论也随“血热”理论的提出而产生,并采用养血润燥之法治之。

赵炳南老中医认为银屑病血热日久,或风邪燥热久羁,阴血暗耗,夺津灼液则血枯难荣于外,肌肤失养而大量脱屑<sup>[1-2]</sup>。

朱仁康老中医认为银屑病日久导致阴虚血燥,肌肤失养,故皮损干燥,迭起层层白屑<sup>[3]</sup>。

金起凤<sup>[5]</sup>老中医认为银屑病患者毒热蓄久,伤阴耗血,络瘀热伏,肌肤失养,导致红斑鳞屑。

顾伯华<sup>[7]</sup>教授认为银屑病初期外邪侵袭肌肤,气血运行不畅;或湿热蕴积,不能透达,发于肌表;或风、寒、热邪已化,但气血耗伤,以致血虚风燥、肌肤失养;或营血亏耗,肌肤气血运行受阻;或肝肾不足,冲任失调,以致营血亏损。

庄国康教授认为,银屑病病程迁延,数十年而不愈,反复发作耗伤阴血,津血同源导致肌肤不荣。正如吴鞠通所谓“热之所过,其阴必伤”<sup>[3]</sup>。

## 2.3 血瘀立论

伴随中医学的活血化瘀理论日益完善,对银屑病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慢性斑块状银屑病,临床上可见患者患病日久,病情反复,皮损色黯、浸润肥厚,舌质紫暗、多有瘀点或瘀斑,脉细缓或弦涩等血瘀证表现。据此,张志礼、庄国康、许铎等皮肤科专家提出了银屑病“血瘀”理论,并在治疗上采取活血化瘀之法。

张志礼教授认为银屑病血瘀证多见于其静止期,证候特点为皮损肥厚色暗,日久不消退,同时伴有舌质紫暗或见瘀点、瘀斑,脉涩或细缓。证属湿毒内蕴,气滞血瘀<sup>[8]</sup>。

庄国康教授提出“肥厚为瘀,色红是热”的论点,并进一步指出皮损浸润肥厚、颜色暗红、舌质紫暗为其辨证要点<sup>[3]</sup>。

许铎教授认为,血瘀风燥是银屑病的主要病理变化。患者多由于外感、内伤、情志失调等多种因素导致体内气机郁滞,血液运行受阻;亦或是病情日久反复,血热炽盛,导致血行不畅,热结血瘀,血瘀难荣肌表,导致皮肤浸润性肥厚,颜色紫暗或者暗红,舌质紫暗或者瘀斑<sup>[9]</sup>。

目前,银屑病之血热、血燥、血瘀三大中医证型已成辨证分型的主体。血热证多见于银屑病初期,热盛化毒,郁于肌肤,发为红斑、丘疹。血燥证往往出现在血热证之后,或与之相伴随。血热日久导致营血亏虚生风生燥,肌肤失养,发为

迭起鳞屑。而血瘀证多出现于银屑病病程后期,热毒蕴结日久成瘀,导致皮损浸润肥厚,颜色紫暗。在银屑病的临床治疗上,近现代中医各家大多在这三个证型的基础上进行化裁,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治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临床应用时,医生须根据患者的体质不同,临床表现的差异,采用不同的化裁方法。

## 3 对银屑病病因病机的重新思考

目前临床多从血热、血燥、血瘀三型辨证的角度出发开展治疗,虽然多数患者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但仍有部分患者疗效不理想。此外,临床上一些患者的临床表现也不符合这三种证型。因此,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梳理银屑病患者的临床表现,以期能够从新的视角审视银屑病的发病机制,为银屑病治疗探寻新的途径。例如,有学者从玄府角度出发,采用发汗温阳的方法治疗本病;有学者从毒论治,认为本病缠绵难愈,乃毒邪胶着不去,应调和阴阳,驱邪外出;亦有学者从久病致虚立论,采用益气扶正的方法补益脏腑。诸多方法不一而论,都在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为银屑病的中医辨证治疗开拓思路。

### 3.1 从“玄府”论治

“玄府”一词,始见于《内经》,本指汗孔而言。至金代刘完素将其发展演绎,提出玄府“无物不有”,并以玄府闭郁为疾病发生的根本病机为指导,采用以辛开郁、以热通郁、苦寒清热相结合的方法治疗各种疾病。

当代医家王永炎院士结合大量临床实践,系统总结并归纳了玄府的生理特点,发病机制,将玄府这一古老概念发展为玄府理论<sup>[10]</sup>,并将其用于脑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 syndrome, SARS)等难治性疾病的中医治疗,取得了令西医信服的疗效。进一步,他在玄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银屑病发病的核心病机是“玄府闭郁,热毒蕴结”<sup>[11]</sup>,在治疗上采用“开通玄府法”治疗斑块状银屑病,常用药物有麻黄、附子、石膏、桂枝等。

风为百病之长,中医学认为各种外在致病因素均可伴随风邪入侵人体。风邪可郁闭玄府,玄府开阖失常则化热成毒,热毒壅滞腠理,导致红斑鳞屑。玄府闭郁,则皮损表现为干燥无汗。病情反复,则络脉不通,毒热不散,以致阳气耗伤,玄府开阖更加无力,皮损缠绵难愈。此外,季节变换、精神失调、用药不当等多种因素也会影响玄府开阖,进而导致病情加重或缓解。例如,冬季病情加重,源于天气寒冷,玄府闭合;夏季病情缓解,源于天气炎热,玄府张开。再如患者情志失调,导致气机郁滞,络脉不通,则毒热不散,皮损加重。又或患者治疗过程中过用寒凉之品,虽然暂时可以清热解毒,长久却伤其阳气,导致玄府开阖失司,加重皮损<sup>[12]</sup>。

朱仁康老中医强调银屑病的毒热源自“怫郁”,“内不能疏泄,外不得透发”所致。这种“怫郁”或可用玄府闭郁病机解释——玄府闭郁,气液不通,留滞肤腠,缠结络脉,循环受阻,则局部肿胀,炎症因子聚集,血管迂曲扩张。由此可以认为,朱老先生所强调的热为郁热,燥为热伤,瘀为络脉缠结,

其根本病机在于玄府闭郁。

### 3.2 从“毒”论治

李富玉认为,银屑病一般急性发病,热瘀湿毒之邪壅滞于肌肤,燔灼气血津液,其症状表现符合毒邪致病的特点<sup>[13]</sup>。

刘巧等<sup>[14]</sup>认为,各种毒邪侵害人体,郁积于皮肤腠理,导致银屑病的发生。同时指出,寻常型银屑病的发生主要是由血毒与热毒互结引起。

李佃贵认为,正气不足,阴阳失调是银屑病的发病基础,而浊、毒则是该病的致病因素。寻常型银屑病多是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体内的生理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致浊邪蕴积体内,结滞脉络,阻塞气机,缠绵耗气,胶着不去而酿毒邪<sup>[15]</sup>。

### 3.3 从“虚”论治

3.3.1 肾精亏损论 孙步云<sup>[16]</sup>根据银屑病患者病情冬重夏轻的规律,认为本虚标实是本病的特点。外在阴寒之邪侵袭,为本病之标;内在肾脏之精气亏损,为本病之本。血热、血瘀、血虚、风燥等证,只是上述两个致病因素所导致病机的不同阶段。

3.3.2 肾阳不足论 荆夏敏认为,肾为人体的先天之本,元气之根,肾阳亏虚,则气血运行不畅,脉络瘀阻,发为银屑病。本病虚实夹杂,伴有血热假像,同时可兼见脾虚、阴虚、湿热等证<sup>[17]</sup>。

3.3.3 脾肾两虚论 刘红霞<sup>[18]</sup>认为,银屑病发生的内在原因是患者脾肾两虚。因饮食不当、久病服药等多种因素造成患者脾失健运或肾精亏虚,进一步导致阴阳失衡,正气不足无以抗邪,使邪气壅滞人体,病情反复,缠绵难愈。

3.3.4 肺脾气虚论 李祥林等<sup>[19]</sup>认为正气不足、肺脾气虚是银屑病的核心病因病机。其认为部分银屑病患者出现的病情反复,皮损呈斑块状,红斑颜色较淡,迭起银白色鳞屑,舌胖大色淡,脉细弱等症状符合肺脾气虚证的特点。

3.3.5 肝血不足论 魏雅川等<sup>[20]</sup>认为肝血不足,血虚邪入,并易从邪之性而化热、化燥,血热生痰、血燥生风。因此,银屑病多因肝血不足、阴虚阳过亢所致。

## 4 总结

银屑病顽固而难治,各代医家对本病发病外在因素多归为风、湿、热、燥、毒,内在病因与热、瘀、燥、虚等相关。通过临床观察实践,古今中医医家对银屑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地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从古代中医学风寒湿邪致病论到火热论,再到近现代血热、血燥、血瘀三大证型的建立,以及近年学者根据银屑病的发病时间、皮损表现、伴随症状等,以新的视角对银屑病病因病机进行了探索,提出从“玄府”论治、从“毒”论治、从“虚”论治等新观点,这一过程见证了历代医家对银屑病病因病机的不断思索。依据病因病机,

各家采用相应的治法进行临床验证,如清热解毒凉血、养血润燥、活血化瘀、开通玄府、温阳发汗,调和阴阳、驱毒外出,扶正补虚等,获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为银屑病的辨证治疗开拓了新的思路。

## 参 考 文 献

- [1] 北京中医医院. 赵炳南临床经验集[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211-219.
- [2] 赵炳南,张志礼. 简明中医皮肤病学[M].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200-203.
- [3] 宋坪,李博鉴. 从血论治诸法合用——朱仁康研究员治疗银屑病经验[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杂志,2004,3(1):1-2.
- [4] 周德瑛. 名医经验集[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6:295.
- [5] 金起凤. 消银解毒汤治疗银屑病 58 例疗效观察[J]. 辽宁中医杂志,1983,7(6):29-30.
- [6] 周淑维,宋坪,刘瓦利. 庄国康教授治疗银屑病经验[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杂志,2004,3(1):37-38.
- [7] 顾伯华. 外科经验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252.
- [8] 张志礼,黄敬彦,姚玉珍,等. 200 例银屑病中医辨证论治体会[J]. 中华医学杂志,1974,54(4):205-206.
- [9] 周渐云,姚守恩. 许铎教授治疗斑状银屑病经验介绍[J]. 新中医,2005,37(10):14-15.
- [10] 杨辰华,王永炎. 玄府理论与临床应用初探[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5):12-13.
- [11] 宋坪,吴志奎,邹忆怀,等. 银屑病中医辨证治疗及开玄解毒新思路探索[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9,16(12):90-91.
- [12] 宋坪,杨柳,吴志奎,等. 从玄府理论新视角论治银屑病[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2(2):136-138.
- [13] 唐长华,许彦来,戚明杰,等. 从毒论治寻常型银屑病经验[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1(4):313-314.
- [14] 刘巧,张永杰. 从毒论治银屑病 100 例临床研究[J]. 中医杂志,2001,42(9):550-551.
- [15] 张红磊,张红霞,郭亚丽,等. 从“浊毒”论治寻常型银屑病经验[J]. 河北中医,2010,32(7):979-980.
- [16] 孙步云. 中医药治疗银屑病 226 例临床观察[J]. 中医杂志,1995,36(2):99-100.
- [17] 吴刚,张江辉,赵俊萍. 温阳强肾、活血化瘀治疗银屑病的经验[J]. 山西医药杂志,2008,37(7):648-649.
- [18] 刘朝霞,刘红霞. 刘红霞治疗寻常型银屑病经验[J]. 辽宁中医杂志,2008,35(5):670-671.
- [19] 李祥林,范瑞娟. 寻常型银屑病从气虚论治[J]. 山西中医,2008,24(10):19.
- [20] 魏雅川,卢贺起. 紫草鳖甲四物汤治疗 162 例银屑病临床观察[J]. 中医杂志,2000,41(2):97-98.

(收稿日期: 2012-08-01)

(本文编辑: 秦楠)